

第二十四段 思睹面雪香染病 勸行權芷馨進言

芷馨將猗猗決不容見之言告知雪香，雪香忽忽不樂不覺染成一病，自歎曰：「我在這裏閑住，與這小姐朝朝相近，不料求其一見而不可得。雖則他的父親有意於我，無奈阿母未允。思想起來，這段姻緣毫無可據。我為省親而來，卻因這事羈身兩月。父未及省，母在家復懸望，而桂月香又不知作何安頓，一舉三失如之奈何？」於是百端交集漫無思緒，日復一日病勢愈增。

瘦翁延醫調治，終不能瘳也。池氏謂瘦翁曰：「秦生孤身一人，作客天涯，你不合留在家裏住的。似此病漸沉，萬一不測怎麼安置？」瘦翁曰：「我見他才貌雙絕，欲把女兒許他，故留他在家裏住，誰曉得他一病至此。」池氏曰：「幸得沒有將女兒許他，倘若他一病不起，豈不誤了女兒終身？」瘦翁曰：「疾病人所時有，安知彼竟不愈？」遂走到自芳館北來看雪香。雪香曰：「小生臥病，煩翁延醫調治，真令方寸難安。」瘦翁曰：「地主之誼，不得不爾。我聞醫士說，君病因憂思郁結而起，大抵天涯作客思戀故鄉，也是恆情，君宜自為保重。俟病愈時，我送君歸故里就是。」雪香聽見說病愈時送已回家，喫了一驚，因答曰：「小生慣離家鄉，本無思歸之念，但所患者平生之願未遂耳。」瘦翁曰：「富貴功名，皆是人所做得到的；君果有志，何患不成！況屬英年，前程甚遠，何必慮所願之不遂。」雪香長歎一聲，依然睡去。瘦翁坐了一時也就走了。

芷馨謂猗猗曰：「秦相公病勢甚重，小姐竟漠然置之罔聞，未免太忽然了。」猗猗歎曰：「我非不關心，祇是無如之何？」芷馨曰：「你今夜去問他病體，看是怎樣？」芷馨曰：「我不去。」猗猗曰：「你怎麼不去？」芷馨曰：「我若去了，回來時小姐又要將‘女子十年不出經’的話問我哩。」猗猗曰：「我前日所說是守經，今日命你去是行權。芷馨你怎麼將前言來奚落我？」至二更盡後，猗猗命芷馨去看雪香。芷馨曰：「這牆雖矮，那邊卻不好下去。」猗猗曰：「前廊便門可通走得的，不知晚奴已關否？」二人同到門首見門已閉，推之不開，躊躇半晌，莫可如何。芷馨曰：「待明日想個法，將門弄成活的。等晚奴門了睡後，用釵撥開進去。」猗猗曰：「祇好如此。」

次晚，芷馨走到雪香客房外，低喚曰：「秦相公，秦相公！」雪香聽得聲音知是芷馨，乃曰：「是芷馨姊波？」芷馨曰：「然也。你開門我進來。」雪香曰：「我起來不得，這門總未門的你推開罷！」芷馨推門而入，孤燈明滅不定雪香和衣臥床。芷馨曰：「如此淒涼，怪不得你難消遣的。你這病體好些否？」雪香曰：「日重一日，恐不能愈。芷馨姊，你說我這病從何而起？」芷馨曰：「我實不知。」雪香曰：「自從那日你說小姐決不容見，我便快快不樂日日思念，遂成此疾。」芷馨曰：「他不見你也是小事，何遂一病至此？」雪香曰：「不瞞芷馨姊說，我平生著眼本高，任他粉白黛綠毫不在我眼裏。自那日閑遊岸上，在你家後園牆外，驚見小姐便自留心。幸而天作之合，你家老爺請我到這裏住，又有將小姐許字的意思，我遂將此身付諸小姐，雖海枯石爛，此志總不可移。不意欲求一見，亦不可得，我空有情於小姐，何小姐竟無情至此！」芷馨曰：「他是女子，豈可似你一見便自留情。」雪香曰：「小姐固不容易動情，但似我這樣才貌、這樣情思，不是我誇口，祇怕你西冷再尋不出了一個來。小姐於我不留情烏乎用其情？」芷馨曰：「小姐於你非不用情，今夜命我來時，他曾說道叫你自須保重，病好時可央媒求婚，切莫空空思念致傷玉體。此言非用情而何？」雪香曰：「小姐叫我自己保重，我這病不是自己保重好得的，如欲病愈還是要求小姐一見哩。芷馨姊，你今晚對小姐說，請他明日來見一面。」芷馨曰：「我必為你善為說詞。」雪香曰：「如此則感謝不盡。」

芷馨歸自芳館。猗猗曰：「那秦生病體如何？」芷馨曰：「十分沉重哩。」又曰：「小姐，我看有才、有貌、有情三者未能兼，該從古已然，才如子建未聞貌似潘安，美如子都未聞情同宋玉，那秦相公三者俱備反弄得一病不起，真是可憐！」猗猗曰：「他說些甚麼？」芷馨曰：「他說這病因小姐不容一見而起哩。」猗猗曰：「那生何痴情如此？」芷馨曰：「他亦非痴，他自己說來生平眼孔甚高，多少粉白黛綠毫不在他眼裏，惟見小姐便覺心折。我問他何故獨心折小姐，他說小姐才貌絕世故生愛憐。自芷馨想來，那秦相公不惟才貌絕世亦且用情絕世，小姐何竟不愛憐他？」猗猗不語，芷馨又曰：「刻下太太欲向近處為小姐相攸，無論沒有這樣才貌的人；縱有其人或才子，佻達放宕不羈亦未必用情最深如這秦相公的。小姐不自為地步，失卻明珠更求魚目耶！那時悔之已晚了哩。」猗猗曰：「你前日叫我對太太說，我說不好出口，今日又叫我自為地步卻待怎的？」芷馨曰：「秦相公說他這病，若無小姐一見萬不能愈，小姐曷去見他一面？」猗猗曰：「你說了這些話無非要我見他，其如守禮之謂何？」芷馨曰：「小姐先命我去也曾說是行權，偏我芷馨行得權小姐獨行不得權麼？」猗猗曰：「行權之事不得已而為之。若我去見他時於他無益，於我名節有損，豈可漫說行權？」芷馨曰：「不是這樣說。小姐與他作文字交，偶一相見何損名節？且一見便可作陳琳之檄，使他病愈不為無益。縱雲枉道，這枉尺而直尋，宜若可為也。」猗猗曰：「聽你這番論，到令我中無所主。俟我慢慢尋思看。」芷馨曰：「小姐何用尋思，芷馨說的話原自不錯。」猗猗曰：「夜已深了，明日再躊躇罷。」